

一只小猫

□杨明明

周末，我骑电瓶车载着小儿去他奶奶家。忽然，一只浅黄色的小野猫颤巍巍地跑了过来，喵喵叫着，躲入电瓶车的阴影中。秋日的正午，阳光是有些燥。

小儿笑嘻嘻，蹲在它身边，眼睛亮亮：“妈妈，它不怕人。”“是啊，好可爱。”我也由衷赞叹。我的童年，玩具不多，相伴最多的就是各种猫猫狗狗，活泼的、桀骜的，病死一只，伤心之后，再养一只。它们，是朋友一般的存在。

“妈妈，我想养它。”小儿的目光舍不得从它身上移开。“我也想，可楼上没法养。”我叹息。“可以带到奶奶家呀，奶奶家有院子，可以和小兔子放一起。”他的声音有些雀跃。我也心动了。猫吃得少，想必不会给老人带去太多麻烦。

我俩兴致勃勃地找来一个纸盒，小儿坚定地伸出手，笨拙地把小猫放入纸盒，边放边咯咯地笑，想必是被猫儿柔软的毛皮挠得痒痒了吧。猫儿有些惊慌，叫声中有哀意，我轻声安抚：“别害怕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它一怔，竟然舔了舔嘴唇，安静下来。我和小儿笑成一团。

我把纸盒放在电瓶车篮里，坐在后面的小儿不放心：“我抱着吧。”虽然极其爱这小东西，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它身上有细菌，担心它不小心伤到小儿，边骑车边紧张地关注着它从纸盒中伸出的小脑袋：“没事，我觉得它不敢跳。”

话音未落，它“咻”地一下就从我眼前滑过。小儿急得大叫：“妈妈，快停车，快停车。”我慌忙停车，猫儿没有逃跑的意思，站在不远处，温柔地望着我们。小儿再次把它放入纸盒，坚定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抱着它。”

路上，我们边笑边聊，小儿担心着，担心猫会抓伤兔子，又担心兔子会欺负猫，纠结到时候自己该帮谁……

到奶奶家了，一进大门，小儿就兴奋地喊：“奶奶，你快来，给你个惊喜。”首先闻讯赶来的是老公，他眉头一皱：“弄只野猫干什么，快放回去。”小儿眼中的光顿时灭了。我知道，前段时间学校多了几只野猫，有学生逗弄，被抓伤了，去医院打了针。老公在家里念叨过好几次。

但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。这是短暂的快乐啊。一回头，小儿不见了。我去找，见他站在屋头的空地上，眼睛红红的，掩饰性地一低头，说：“没事。”我心一疼，多希望他像小时那样撒个泼，哭喊着说自己特别想养猫。我哄他：“咱们去找点吃的，喂喂小猫吧。”他摇头，转身往家走：“你自己喂吧。”整个中午，他郁郁寡欢。

我们要回家时，他小声地问我：“妈妈，小猫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爸爸装盒子里了，要带回小区。”他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心底原本还存着一丝侥幸。

回到家，很快就接到他从奶奶家打来的电话：“妈妈，小猫呢？”我几乎要溢出眼泪，安慰他：“放小区里了。你回来后，说不准还会见到它。”“嗯。”他轻轻应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的确，看到“雨巷”这两个字，总让人想到戴望舒，他那忧郁的诗句，像那不疾不徐的雨，一滴一滴落下来。那是让无数人难以自拔的雨巷。

我觉得，无论多么阳光的人，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孤寂，独属于自己的雨巷。

丁香，千千结，欲放未放，忧伤，彷徨，这就是诗人心中的女子？其实，这一切应该是来自于诗人自己，那是他自己的忧伤和彷徨。

戴望舒的性格是有很重的湿气的，是因为那个时代？是因为经济的瘦薄？还是因为容貌的不足？那年，他遇到了心中的女子，面对那个阳光正晴的女子，大抵唯有才华是他的底气，可他落笔写下的是《雨巷》，那么孤寂的雨巷。

戴望舒忧郁的性格，适合文艺，而不适合生活。一辈子三次遇到的女子都是活泼灵动的，都不是徘徊在雨巷里的女子，这也许就注定了她们会一一离去。一个男人，在崩溃的那一刻，几次都是以死挽留。死，不是风骨，是最深的忧郁。这正是他的诗，也正是他的人，是让人叹息的苔藓。

戴望舒说自己的恋人有一颗天青色的心，怎么看也是他自己有一颗天青色的心，时时欲雨。他说他的记忆，“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，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，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，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，在压干的花片上……”湿湿的，满满的，都是他《雨巷》的味道。

雨巷很短，像他的一生；雨巷很长，他一生也没走出来。就感情而言，他一直在这里徘徊。

我有过自己的雨巷，那是和诗人截然不同的雨巷。

巷子，在北方叫作胡同。那年我还小，赤了脚在大雨的胡同里来回奔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天喊地。邻居的小伙伴被惊了出来，两人便在雨中摔跤。手较劲，紧紧地相扣着；脚较劲，紧紧地抠进泥里，稀拉拉的泥浆在脚趾间痒痒地涌动。两个人摔倒了，腿就缠在一起，在那泥水里来回翻滚。

我的雨巷，是如此酣畅淋漓的快乐，只是这雨巷很短很短。实在说不上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喜欢上了诗歌，从此也就走在了戴望舒的雨巷里，淡淡地伤感着，淡淡地忧郁着。

那年，前一刻在下雨，后一刻也在下雨，女儿出生的时候天却正晴。我觉得，那是阳光为她在雨中开辟的一条巷子。多年在忧郁中踽踽独行的我，一下子被唤醒了快乐的感觉，写下了一首儿歌：有个小老汉啊，去

赶集

赶集干什么呀？去卖鸡
遇到一条河，河里很多鱼
放下鸡，去摸鱼
摸呀摸呀摸，摸了两手泥
跑了鸡，没摸着鱼
气得小老汉呀，啪啪地拍肚皮，啪啪地拍肚皮……
写给女儿的这首儿歌，是我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首儿歌，也是我成年之后，唯一一次和童年雨巷可以媲美的快乐。

那年旅居山中，我走进了另一条雨巷。当时正是秋分时节，连绵的雨让我生了烦恼，坐在民宿的大门口，默默地发愁。忽然，一阵嗒嗒的脚步声传来，那是一个扛着一捆谷子的人正从巷子的远处走来，那拍击着水声的脚步，那么坚定有力，泛着亮光的石板路上，他的影子似有若无，却很有一种震撼感。近了，那人朝我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地角剩下的一点谷子，不能被雨糟蹋了，割回来灶台边烘烘。”

原来，民宿的大叔早起来了。在那深深的雨巷里，我和大叔将最后两捆谷子背回来的时候，自己感觉到了从没有过的一种踏实和幸福。当我将蓑衣挂在山石墙的头木檐上时，忽然发现那蓑衣像是老鹰的翅膀，我似乎是体验了一把在大山里的飞翔。这应该是那次来山里的“最值得”。

山中的雨巷，如此积极、乐观。

南南北北，走过那么多巷子，你可曾遇了雨，在雨中曾遇了谁，又曾遇了怎样的自己？

不同的我们，是那不同的雨巷。诗人的雨巷自然是诗，我曾经的雨巷是儿歌，大叔的雨巷是散文。人这一辈子，不是诗歌，也不是儿歌，我觉得应该是散文，形散而神不散，核心似有又无。我们的生活不正是这个样子吗？似有方向，似有雨。



母亲的爱

母亲的爱
就像春日的细雨
滋润我的心田

母亲的爱
就像夏日的微风
吹走我的烦恼

母亲的爱
就像秋夜的明月
照亮我的方向

母亲的爱
就像冬日的暖阳
温暖我的胸膛

母亲的爱
陪我走过四季

潍城区南关街办中心小学 张碧彤
指导教师 安仲芸